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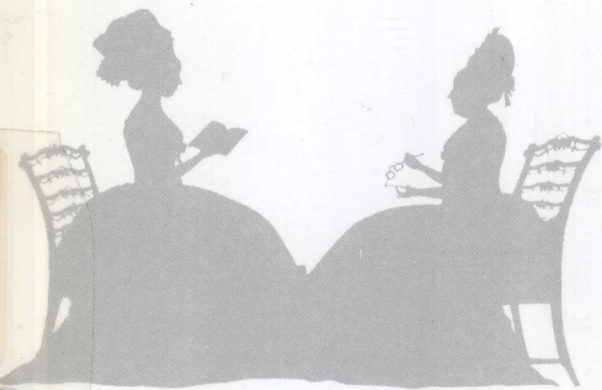
主 编 梁羽龙 张海军

世 界 文 学 名 著 经 典 译 林 第 七 辑

贝 姨

Lacousine Bette

〔法〕巴尔扎克



贝 姨



何敬业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第 一 部

浪子父亲

1838年7月中旬的一天，巴黎大学路上有一辆马车缓缓地向前驶去，这种被称做“外国大亨”的四轮双座轻便马车当时刚刚流行起来。马车里坐着一个身穿国民自卫军上尉制服、中等身高的胖子。

在被人责怪过于精明的巴黎人之中，总有一些人认为制服要比便装胜过百倍，他们觉得只要一顶军帽和全副戎装就能讨好趣味平庸的女人。

这位第二军团的上尉洋洋自得，使他相当丰满的面颊和紫红肤色更加神采飞扬。从这轮套在退休店主额头，以买卖发财而带来的光环上，人们可以猜出他是个巴黎场面上的人物，至少是个老资格的区长助理。因此您可相信，在他像普鲁士人一样雄赳赳的胸脯上决不少了一条荣誉勋位勋章的饰带。这个佩戴勋章的男子趾高气扬地坐在轻便马车里向行人左顾右盼。而在巴黎，街头行人常常会碰上这类自作多情向想象中的美人投去的喜眉笑眼。

“外国大亨”在贝勒沙斯街和勃艮第街当中地段的一座大宅院门前停下。这所大宅新建在一所花园住宅的院子的一角。老屋原封不动依然留在缩小了一半面积的院子深处。

从上尉下车时让车夫帮助的模样可以看出他已有五十多岁，明显笨拙的动作像出生证明一样难守秘密。上尉把黄手套重新戴上，不问门房一声就径直朝大宅底楼的台阶走去。那神气表明：“她是我的！”巴黎的看门人眼力高明，他们从不阻拦那些佩戴勋饰、身穿军装及步态沉稳的人。总而言之，他们认得出富人。

男爵于洛·代尔维先生一家住着整个底楼。男爵在共和政府时期当过拨款审核委员，军需将官；现在有着陆军部某重要管理局局长、国家行政院参议员、荣誉勋位、二等爵位等等诸如此类的一大堆头衔。

这位于洛男爵以自己的出生地代尔维为姓氏，是要与其兄长，前帝国禁卫军上校，著名的于洛将军相区别。于洛将军在1809年的战役后被皇上封为福尔兹安伯爵。这位照顾弟弟的伯爵兄长以慈父般的关怀把于洛男爵安插在军事行政机构里。兄弟俩的双重卖力终于得到了拿破仑的赏识。从1809年起，于洛男爵当上了远征西班牙部队的军需将官。

按过门铃之后，国民自卫军上尉费了很大劲才把由于凸肚的牵动而前后打皱的衣服拉好。穿着当差号衣的仆人一见到他就立刻放行。这个令人敬畏的大人物跟着仆人进去，仆人一面打开客厅大门一面通报：“克勒韦尔先生到！”

听见这个名副其实的姓氏，一位保养得很好的高大金发女子像受了电击似的立起身来，她马上对离她几步远正在刺绣的女儿说：“奥唐瑟，我的宝贝，和你的贝德姨妈一起到花园里去吧。”奥唐瑟·于洛小姐文雅地向上尉行过礼后，带着干瘪的老姑娘从落地长窗门里出去了。老姑娘虽然比男爵夫人小五岁，但却比后者显得更老气。

男爵夫人随意打发的态度似乎并没有得罪这位贝姨，她附在外甥女奥唐瑟的耳边说：“准和你的婚事有关系。”

此处有必要从这姨妈的装束来解释一下她的口没遮拦。

老姑娘穿一件柯林斯葡萄色的美利奴毛料长裙，裁剪和滚边都是王朝复辟时代的式样；一条绣花领围只值三法郎；一顶编着蓝缎结子的草帽四周沾着草叶，活像通常在巴黎中央菜市场上女贩子戴的；看到她脚上那双末等鞋匠做的山羊皮鞋，不知底细的人可能会犹豫是否应当把她当作府上的亲戚来招呼，因为她十足像个打短工的裁缝。不过老姑娘在出去之前先向克勒韦尔先生轻轻地打个亲热的招呼，克勒韦尔会意地回了一礼。

“明天您一定来呀，菲谢小姐？”

“您的客人不多吗？”贝姨问。

客人急忙声明：“就只有我的几个孩子和您。”

“那我一定去。”她回答说。

国民自卫军上尉重新向于洛男爵夫人施了一礼，同时说道：“夫人，我来领教。”

他向男爵夫人飞个媚眼，活像在普瓦提埃或库汤司演出的外省戏子认为要显示出塔尔丢夫这角色对于埃米勒的心思而飞个媚眼一样。

“先生，如果您愿意跟我到这边来，我们会商谈得更方便些，”男爵夫人说着，指指隔壁的房间。从房屋的摆设看，那是一间娱乐室。

娱乐室与窗子朝向花园的小客厅仅相隔一道薄板。男爵夫人让克勒韦尔先生略等片刻，因为她觉得有必要关上小客厅的门和窗，以免有人偷听。她甚至还细心地关上大客厅的落地窗门，同时朝在花园深处旧凉亭里的女儿和堂妹微微一笑。她回身时让娱乐室的门开着，以便能在有人进来时听见大客厅的开门声，在这样来回走动的时候，因为无人在旁察看，男爵夫人脸上的表情毫无掩饰，如果此时有人看到她，差不多会为她的不知所措而惊讶万分。但当她从大客厅的正门折回娱乐室时，她的脸上已垂下了一道包括最坦率的女人都会使用的高深莫测的面纱。

在男爵夫人进行这些多少有些古怪的准备工作时，国民自卫军上尉正打量着身旁的娱乐室家具：看到原是红色的丝绸窗帘被太阳晒成了淡紫色，而且褶裥因久用而磨破；地毯的色泽已经褪尽；家具的金漆剥落，污渍点点的花绸四周开绽。暴发商人的扁平脸上自然地流露出先是蔑视，再是满意，最后充满了希望的表情。他对着一面挂在拿破仑时代式样的座钟上的镜子上下打量着自己。正在此时，他听见了男爵夫人的丝绸长裙发出的簌簌声，于是立刻重新摆好姿势。

男爵夫人先坐在一张 1809 年时肯定十分精美的小长沙发上，然后指着一把扶手椅请克勒韦尔先生坐下。椅子扶手的柄端各有一只古铜色油漆斑剥而显露出木头本色的狮身人面像。

“夫人，您的小心谨慎该是个好兆头，对于一个……”

“一个情人，”她打断了国民自卫军官的话。

“这个词不够带劲，”克勒韦尔把右手放在心口上，眼珠子乱转。一个女人冷静地看着这种眼神时总觉得好笑。“情人！情人！您还是说神魂颠倒的情人吗？”

“听好，克勒韦尔先生，”男爵夫人顾不得发笑，用十分严峻的神

态说下去，“我知道您五十岁，比于洛先生年轻十岁。但是，我这样年纪的女人要不顾脸面，总得为了某些能使我们连年龄都忘得一干二净的值得炫耀的东西吧！比如美貌、青春、名望、功勋之类。您虽然有五万法郎收入，但早被您的年纪抵消了这点财富。一个女人追求的东西您一点也没有……”

“可是还有爱情啊？”克勒韦尔说着立起身来朝前移去，“爱情会……”

“不，先生，您昏了头！”男爵夫人不许他胡说八道，打断了他的话。

“是由于爱情才昏了头，”他仍然接下去说，“不过还有一些更重要的原因，例如权利……”

男爵夫人因为鄙视和极大的愤慨而变得凛然不可侵犯。她高声怒斥道：“权利？用这种口气，我们谈不出结果。我并不是让您来商讨我们两亲家互不交往的理由……”

“我倒是以为谈这事的……”

“又来了！先生，您难道看不出吗？我毫无顾忌地提到情人、爱情和女人们难以启齿的一切话题，是因为我完全自信能洁身自好。我什么都不怕，甚至不怕别人猜忌我们俩关在一起。这难道是一个弱女子的举动吗？您明白我为什么请您上门的！”

“不明白，夫人，”克勒韦尔的口气很冷淡。

他双唇紧闭，重新落座。

“那就好！我长话短说免得大家受罪，”男爵夫人盯着克勒韦尔说。

克勒韦尔讥讽地欠身施礼，内行人从中一眼就看出他当过商贩。

“我儿子娶了您女儿……”

“难道还要再娶一回！……”克勒韦尔说。

“那就不必再提这门亲事了，”男爵夫人立刻顶了一句，“不过，您也用不着抱怨，我儿子不仅是巴黎第一流的律师，而且当上议员也有了一年了。他一开始就在议会里崭露头角，想必他很快就将当上部长。维克托兰宣读过两次重要法案，要是他愿意，早就担任最高法院的代理检察长了。如果您的意思是说女婿没有财产……”

“一个我不得不资助的女婿比没有钱更糟，夫人，”克勒韦尔接上了话头，“我给女儿的五十万法郎里有二十万天知道花在什么地方！”

……为贵公子还债，把房子装潢得像琼楼玉宇。那值五十万法郎的房子却收不到一万五千法郎的房租，只知道自己住着最好的地方，还欠着二十六万法郎的房债呢……收入的房租勉强只够付债息。今年我给了女儿两万多法郎才能两头对付。听说我那位在法院里每年有三万法郎进帐的贵婿，现在为了议会倒反而不顾法院了……”

“克勒韦尔先生，这些都是让我们离开正题的话头。说到底，要是我儿子当上部长，给您晋升四级荣誉勋位，再做个巴黎市政厅参议，您这位以前的化妆品老板不会再抱怨了吧？……”

“嘿！夫人，这事倒值得我们谈谈。我是一个杂货店老板，开小铺子，卖过杏仁饼、葡萄牙香水、头油。别人以为我高攀了，把独生女儿嫁给了于洛·代尔维男爵的公子，她将成为男爵夫人。这是皇亲国戚，这是路易十五，龙楼凤阁哪！好得不能再好了……我像大家爱独生女儿一样爱塞勒斯蒂娜。为了宠她，我不再生其他子女，我甘愿承受在巴黎单身汉生活的种种不便（夫人，我还正处于精力旺盛的壮年！）。请您好好想清楚，夫人，尽管我溺爱女儿，但我并不想为您的儿子去损失自己的财产。依照我做过买卖的人看，他的花费不明不白……”

“先生，眼下您就可以在商业部里见到一位从前在龙巴街上卖药的波皮诺先生。”

“夫人，那正是我的朋友！”退休的化妆品商人说，“因为我塞勒斯坦·克勒韦尔做过塞扎尔·比罗托老头儿的大伙计，后来又盘下他的那家店铺。这位比罗托就是波皮诺的老丈人，波皮诺起先只是店里的小伙计。这些老话还是他本人向我重提的。他对于有身份和一年收入六万法郎的人还是看得起的（这要为他说句公道话）。 ”

“就是嘛！先生，您用皇亲国戚这样的提法不是跟不上时代了吗？看人要看才能，而您正是为这个原因把女儿嫁给我儿子的……”

“您根本不知道这门亲事是怎样成功的！”克勒韦尔火冒三丈，“啊！该死的光棍生活！我要是不放荡，我的塞勒斯蒂娜今天早上当波皮诺子爵夫人了！”

“又来了！既成事实不要反悔，”男爵夫人断然地说，“让我们谈谈您惹我生气的古怪行为。小女奥唐瑟是嫁得出去的，这完全取决于您。我原以为您待人宽厚，对一个心中只有丈夫的女子会公正的，体谅她不能接纳一个会招来非议的男人，还以为您会顾及亲家的荣

辱去促成奥唐瑟同那法官勒巴的亲事……可是先生您却破坏了这份姻缘……”

老化妆品商人回答道：“夫人，我的行为像个正人君子。人家来问我，奥唐瑟的二十万法郎陪嫁能否付得出。我原话是这样的：‘我不能担保。于洛家要我女婿承担这份嫁妆，可是我女婿本身还有债务。而且我看，如果于洛·代尔维先生明天去世，他的寡妇连面包都不会有。’这就是原话，尊贵的夫人。”

“如果我为了您而不顾体面，您还会说这样的话吗，先生？”男爵夫人盯着克勒韦尔问。

“那我恐怕无法说出口了，亲爱的阿德莉娜，”这个奇特的情人截住了男爵夫人的话，“因为您早已在我的钱包里得到这份陪嫁了……”

为了证明自己的表白，肥胖的克勒韦尔单腿跪地，吻着男爵夫人的手。他望着出于厌恶而默不作声的女人，还认为她正在心猿意马呢。

“用这个代价来换我儿子的幸福……呸！起来吧，先生，要不我打铃了。”

老化妆品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重新站起身来。这种情形使他恼怒至极，他又恢复了原先的姿态。几乎所有的男人天生都会摆出一种自以为显示优势的架势。克勒韦尔的架势就是学拿破仑一样双臂在胸前交叉，脑袋向右侧四分之三，目光像画家作的拿破仑肖像一样茫然远眺。

他装出怒火中烧的样子说：“居然会信任，会信任一个浪荡……”

男爵夫人不让克勒韦尔说出一个她不愿听到的字眼，立刻插上说：“一个丈夫，一个值得尊敬的丈夫，先生。”

“您瞧，夫人，您写信请我来，想知道我为什么那样做。而现在您像个女皇，用您的傲慢和……蔑视逼得我无路可走！您不会把我看作一个黑奴吧？我再说一遍，请相信我！我有权利对您……追求您……因为……呵不，我太爱您了，实在说不出口……”

“请说好了，先生。过几天我就四十八岁了。我不是一个愚蠢的假正经，我能听任何话……”

“好，请您对我用妇女的贞节起誓——可惜我知道您是一个真正的贞节女子——保证永远不说出我的名字，不透露是我向您提供的

秘密，行吗？”

“如果这是你等会儿要说的荒唐事情的条件，我可以发誓不向任何人透露消息的来源，包括我的丈夫。”

“我信，因为这恰恰只与您夫妇有关……”

男爵夫人的脸色顿时变得苍白。

“啊！要是您还碍于洛，会难受的！您看我还是不说为好？”

“请说吧，先生。在您看来，此事关系到由我来评判您的无稽之谈，以及您为什么要不死心地折磨我这种年纪的女人。我只求嫁出女儿，然后……死也放心了！”

“您瞧，您有多么不幸……”

“我不幸吗，先生？”

“是啊，高贵的美人儿！”克勒韦尔大声嚷着，“只是您太受苦了……”

“闭嘴！先生，请您出去！要不就对我说正经的。”

“夫人，您知道于洛先生和我是怎样认识的吗？是在我们的情妇家里，夫人。”

“哦！先生……”

“在我们的情妇家里，夫人，”克勒韦尔用舞台道白重复了一遍，同时动动身子，以右手做个手势。

“是吗！后来呢，先生？”男爵夫人迎着克勒韦尔惊讶的目光说得很镇定。

卑鄙无耻的好色之徒永远不能理解高尚的心灵。

克勒韦尔像讲故事一样说起来：“我当时已做了五年嫖夫。我宠爱女儿，为了她好，我不想再娶个老婆，也不想在家里多与人来往，尽管我那时有个很标致的女账房。我在人称藏娇的金屋里养着一个十五岁的小女工，真是个天仙美女，我说实话，爱她爱得神魂颠倒。夫人，因此我把姨妈从乡下接出来（我母亲的亲姐妹！）和这个小美人儿一起住，看住她，让她尽可能地在……怎么说来着……不清不白……不，就是在这不正当的关系里尽量听话！……这个小宝贝对于音乐倒挺有才能。我为她请教师，让她受教育（不能让她闲着！）。再说，我希望既当她的父亲、恩公，说得难听点，又当她的情人。做了好事还得个情妇，一举两得。我快活了五年。像小美人儿那样的好嗓子能让一家剧院发大财。除了说她是个女杜普雷兹之外我没法形容。

为了培养她当歌唱家的才能，我每年要花两千法郎。她使我也迷上了音乐。我为她和我女儿在意大利人剧院订了一个包厢。我去剧院时轮流着一天带女儿，一天带若泽法……”

“怎么，就是这个出名的女歌唱家？……”

“不错，夫人，”克勒韦尔骄傲地说，“这位大名鼎鼎的若泽法全靠了我……后来，当小美人儿在 1834 年满了二十岁时，我以为她死心塌地跟定我了，对她非常宽容。我想让她消遣一下，就让她去见一个漂亮的年轻女戏子热妮·卡迪娜。女戏子的身世和她有几分相仿，也全靠一个人把她精心培养出来的。这个靠山就是于洛男爵……”

“我全知道，先生，”男爵夫人的声音仍然镇定，丝毫不变。

“啊！原来如此！”克勒韦尔越来越惊讶地高喊道，“妙极了！可是您知不知道您那位老妖精照料热妮·卡迪娜的时候，她才十三岁呢？”

“那又怎么样！先生，后来呢？”男爵夫人问道。

“两人相识的时候，热妮·卡迪娜和若泽法都是二十岁，”老商人接着说下去，“于洛男爵学路易十五宠幸德·罗芒小姐是在 1826 年，您那时比现在年轻十二岁……”

“先生，我让于洛先生逍遥自在是有道理的。”

“夫人，这种骗人的话足足可以抵消您所犯的一切罪过，打得开通往天堂的大门。”克勒韦尔狡诈的反驳使男爵夫人满脸通红，“高尚的尊敬的太太，请您把这类话说给别人听，但不要对我克勒韦尔老头子讲。您该明白，我同您那位混蛋丈夫花天酒地鬼混得太久了，对于您的厚道不是一无所知！他三杯两盏下肚后，有时会把自己责骂一顿，向我细说您的美德。嘿！我很了解您，您是个天使。一个浪荡公子可能吃不准，要是您还是要一个二十岁的姑娘，我是一点儿也不犹豫的。”

“先生！……”

“好，我不再说下去了……可是，圣洁的令人尊敬的太太，您要明白，一旦丈夫喝得头重脚轻，就会对情妇数落自己老婆的许多事情，让她们笑个半死。”

男爵夫人美丽的睫毛中间滚动着羞辱的泪珠，国民自卫军军官马上停住了话头，也不再想怎样去摆姿势了。

“我接着说，”他开口道，“不正经的女人把男爵和我联系在一起。

同所有的色鬼一样，男爵很讨人喜欢，真像个好孩子。嗨！我喜欢他，这怪家伙！他的点子不少……算了，不必再去回忆那些……我们变成了两兄弟……十足皇亲国戚气派的这个坏蛋千方百计教唆我，让我在女人身上实行圣西门主义，向我灌输老爷和宫廷派头；可是我只是害怕会有孩子，否则早把心爱的小美人正式娶过来了。我们这样的两位老朋友，怎么会不想结个儿女亲家呢？就在他儿子与我的塞勒斯蒂娜婚后三个月，于洛（我不知道怎样称呼这个下流坯！因为他欺骗了我们两个人，夫人！……）嘿，他这下流坯把我的小美人若泽法夺走了。这色鬼知道越来越走红的热妮·卡迪娜的心里又有了一个年轻的参议员和一个艺术家（人心不足！），就来抢我的小情人，一个天仙美女。您一定在意大利人剧院里见过他那位相好，她是靠男爵的名声进去的。您的男人不如我聪明。我处理事情像五线谱一清二楚。（他为热妮·卡迪娜每年开销近三万法郎，已经花去不少）。再说，您该知道他为了若泽法把老本也贴光了，夫人，若泽法是犹太人。她叫米拉（Mirah），是由伊兰（Hiram）这个词改变字母位置而成的，这样能够认出古以色列的标记来，因为她是德国的一个弃儿（据我多方调查，她是一个犹太人大银行家的私生女）。我让她保持举止正派，生活节俭；可是戏院，特别是热妮·卡迪娜、雄兹太太、玛拉迦、卡拉皮纳教她怎样去对付老头子以后，她身上的古老的希伯莱人追求金银珠宝的本能被她们煽动起来了！当歌女有了名气，就变得贪得无厌，只想变得有钱再有钱。别人花在她身上的钱她半分钱都不用掉。她拿于洛老爷做试验，把他毛拔光，嘿，拔毛拔得像剃刀剃胡子！不算那些无名之辈，这老倒霉鬼还去跟迷上若泽法的一个凯莱家族的人和埃斯格里尼翁侯爵争风吃醋，最后眼睁睁看着她被一个赞助艺术的大阔佬抢去了。怎么叫那阔佬？……一个小矮鬼？……啊！叫德罗维尔公爵。这个大老爷打定主意独占若泽法，花花世界的每个人都在谈论，可是男爵却毫不知情；因为不论他在十三区还是在其它区，情人同丈夫一样总是最后了解情况的。现在，您清楚我的权利了吧？好太太，您丈夫剥夺了我的幸福，剥夺了我自从死去老婆以后的惟一幸福。对了，要不是我晦气遇见这个老不正经，若泽法还会是我的。因为您知道我决不会把她送进戏院，她就会默默无闻、乖乖儿的属于我。嘿，要是您在八年前见过她，身材苗条，玲珑矫健，肤色像人所说的像安达罗西亚女子的金黄，头发像绸缎一样乌黑发亮，

褐色长睫毛的眼睛闪闪放光，动作像公爵夫人一样高贵，不卑不亢，像野鹿一样可爱。都是于洛老爷的过错，这些魅力，这种纯洁全变成了捕狼的陷阱、销金窟。小美人变成了像人所说的狐狸精。今天她油腔滑调，以前可是一点点都不懂，甚至连这个字眼都不知道。”

说到这时，老化妆品商人擦了擦含着泪水的双眼，这种痛苦的真实情感使得于洛夫人从恍惚的神思中退了出来。

“夫人，还能怎么样呢！五十二岁的人还能重新找到同样的宝贝吗？这个年龄为了爱情一年得花上三万法郎，我是从您丈夫那儿知道这个数的。可我太爱塞勒斯蒂娜了，不想让她没钱。当我在您第一次邀请我们的晚会上见到您时，我真不明白于洛这混蛋为什么还要养个热妮·卡迪娜……您的风度像个皇后……夫人，您不到三十岁，我觉得您年轻，长得非常漂亮。我敢以名誉担保，那一天我打心底里被触动了，我对自己说：‘如果我没有若泽法，被于洛老头遗弃的老婆对于我倒像手套一样合适。’啊！对不起，这是我以前的生意场的行话（我时不时的总像个化妆品商人，使我不敢想当个众议员）。因此，当我被男爵如此卑鄙地欺骗了时，我发誓要把他的老婆弄到手。这样才公道，因为在我们这样两个老怪人之间，朋友之妻应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男爵没什么可说的，我们谁也不欠谁。我刚把心里话向您提起，您就把我像一只癞皮狗赶出门去。您这样做恰恰增加了我的爱情和我的痴心，您恐怕没料到，您一定会属于我。”

“怎么会呢？”

“我不知道，但是一定会。您会看到的，夫人，一个笨蛋化妆品商人（还是退休的！）脑袋里只有一个想法，但要比聪明人脑袋里有成千上万个花花点子的来得强。我为您痴迷，而您是我的报应！这就使我有了一倍的爱。我是作为一个说到做到的男人向您坦诚地说这些话的。同样如您对我说：‘我一定不属于您。’我也是冷静地对您说的。总之，像谚语所说，我把底牌摊在桌上。是的，在一定时间之后，您一定会属于我……嘿，那怕您到了五十岁，您还会做我的情妇。会这样的，因为我等着您丈夫出事……”

于洛夫人朝这老谋深算的市侩投去惊恐的目光。克勒韦尔以为她发了疯，住嘴不说了。

“是您要我这么说的。您对我充满鄙视，您刺激了我，我就讲了！”他觉得还是需要对最后那几句话的蛮横无礼作番解释。

“噢！我的女儿，我的女儿啊！”男爵夫人用垂死者的声音叫唤着。

“哎！我再也弄不明白了！”克勒韦尔接下去说，“若泽法从我身边被夺走的那天，我就像一只被抢走了虎仔的母老虎……喏，就像现在我看见你的样子。您的女儿！对于我，她只是得到您的手段。是的，是我搅了您女儿的婚事！……没有我帮忙，您休想嫁出女儿！不管奥唐瑟小姐有多漂亮，她总需要一份嫁妆……”

“唉！就是呀！”男爵夫人擦着眼睛说。

“好吧！您向男爵要一万法郎试试，”克勒韦尔又摆好架势说道。他像演员在台词后略停一刻那样等了一会儿。

“即使他有这笔钱，他也会给接替若泽法的女人！”他加重了嗓音说，“他走上了这条路还能停得住吗？首先，他实在太喜欢女人！（我们皇上说的，一切都要适得其所。）其次是虚荣心在作怪！这是个高尚的大丈夫！他为了自己快活会让你们全家去睡草垫。再说你们已经朝救济院走去了。瞧，自从我不上你们家，你们就没法把客厅的家具更新一下。所有布套的裂口里都吐出了拮据两字。上等人居然这副穷相，哪个女婿不要吓得跑出门来？我以前是店老板，这种门槛很精。再也没有谁能比巴黎的商人一眼就能看穿是真富还是假富……”他把声音放低说：“您身无分文了。这一点处处看得出来，就连从您仆人的穿着上也看得出。要不要我再对您揭穿一直瞒着您的可怕秘密？……”

“先生，够了！够了！”于洛夫人把手帕都哭湿了。

“好吧！我的女婿把钱给了他父亲，这就是我开始要告诉您关于您儿子的开支。但是我会照顾女儿利益的……请您放心。”

“噢！我嫁出女儿就去死！……”六神无主的不幸女子说。

“何必呢！眼前不就是办法？”克勒韦尔说。

于洛夫人用希望的神态看着克勒韦尔，这神态一瞬间改变了她的面容。这个动作本应求得克勒韦尔的同情而使他放弃怪诞的打算。

“您还有十年的美貌，”克勒韦尔摆好姿势说道，“只要您对我行行好，奥唐瑟小姐就嫁出去了。我对您说过于洛给了我权利做这桩买卖，明摆着的，他绝不会生气。这三年我不是很放荡，资本利用的不错。本钱之外我赚了三十万法郎。这钱由您……”

“出去，先生，出去，”于洛夫人说，“再也不要出现在我面前。要不是我知道了您对奥唐瑟婚事所作的下流行为……对，是下流……”她见克勒韦尔作个手势，就重复了一遍，“您怎能对一个可怜的姑娘，一个善良无辜的女孩做出这样恶毒的行为？……要不是为了我当母亲的揪心，您永远也不可能跟我说话，再也不会让您进我的家门。女人保持了三十二年的贞节和忠诚，不会屈服于克勒韦尔先生的花招……”

“这位克勒韦尔先生可是老化妆品商人、塞扎尔·德·比罗托的接班人、圣·奥诺雷大街玫瑰女王商店老板，前区长助理、国民自卫军的上尉、荣誉军团骑士勋章获得者，跟我的老东家一模一样。”克勒韦尔油嘴滑舌地打哈哈。

“先生，于洛先生在二十年的忠贞不二之后，可以对他的妻子厌倦，但这只与我一人相干。但是，先生您也看到了，他把自己的不忠瞒得严严实实，因为我不知道是他代替您赢得了若泽法的心……”男爵夫人这样说道。

“不！”克勒韦尔叫起来，“是用黄金收买的，夫人……两年中这只小黄莺花了他足足十多万法郎。哼！哼！您的苦头还在后面……”

“别再提这件事了，克勒韦尔先生。我决不会为您而牺牲作为母亲能够在拥抱孩子们时问心无愧的幸福，受到全家爱戴和尊敬和幸福。我将灵魂清清白白地奉献给上帝……”

“阿门！”克勒韦尔面带恶毒的阴郁叫着，他这种表情是那些自命不凡的男人在勾引女子遭到失败时常常显露的。“您还没尝到最终的苦头呐，羞耻……污辱……我本想提醒您，我想解救你们，您和您的女儿！……好吧！看来您是要从头到尾尝一尝浪子父亲这个时髦名词的味道了。您的眼泪和傲气让我感动，因为看见所爱的人哭泣是很不舒服的！……”克勒韦尔说着坐了下来。“亲爱的阿德莉娜，我只能向您担保不做反对您和您丈夫的事；但您也不要来问我什么。就这样吧！”

“这么，让我怎么办呢？”于洛夫人叫喊着。

直到这时，男爵夫人勇敢地经受住了对她心灵的三重折磨，因为她作为女人、母亲和妻子都痛苦万分。实际上，他儿子的丈人表现得目空一切咄咄逼人时，她倒能鼓起勇气来反抗店老板的粗暴无礼；但这位失意的情人，丢脸的国民自卫军漂亮军官在愤怒中突然表现出

的仁慈却让她绷得快断的神经松弛下来。她绞着自己的双手，哭天抹泪，直哭得昏天黑地，精疲力尽，任克勒韦尔跪着吻她的手。

“我的天哪！怎么办才好？”她又擦着眼泪说道，“一个母亲能无动于衷地眼看她的女儿憔悴下去吗？她将来的命运会怎么样呢？她长得这么讨人喜欢，天性聪慧，一直在她母亲身边过着纯洁无邪的生活！有些日子她无缘无故地伤心，在花园里走来走去，我看到她眼里全是泪水……”

“她有二十一岁啦，”克勒韦尔说。

“应当把她送进修道院吗？”男爵夫人问，“因为在这种情绪发作时，宗教也往往对于天性是无能为力的，受过最虔诚教育的姑娘也会失去理智！……先生，请您就此起身吧，您难道没看到现在我与您之间的一切都结束了。您使我厌恶，您把一个母亲最后的希望都毁了！……”

“如果我把这个希望重新挽救回来呢？……”他问道。

克勒韦尔被于洛夫人看着他的狂乱的表情触动了。但是‘您使我厌恶’这句话又把他心里的怜悯压抑下去。美德往往稍显死板，她不清楚人们会借助灵活的调和折衷去应付僵局。

“如今人们不会娶一个没有嫁妆的姑娘，即使她像奥唐瑟小姐一样漂亮也没用。”克勒韦尔重新绷起脸来接下去说，“对于做丈夫的人，您女儿的美貌让他们望而生畏。就好比一匹名贵的马对许多买主来说需要驯养的费用太昂贵。您挽着这样的女人在街上走走看？满街的人都盯着你们，跟在后面打您女儿的主意。这种艳羡会让许多不愿同情敌决斗的男人不安，因为说到底，不是杀死一个情敌就能解决问题的。从您目前的处境看，您只有三种方式可以嫁出女儿：第一种，由我帮忙，您又不肯这样！找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家伙，很富，没孩子又很想要孩子的；这不容易，但还是会碰上的，既然有那么多的老家伙养着若泽法、热妮·卡迪娜这类人，为什么就碰不到一个合法地干这种蠢事的老头？……如果我没有塞勒斯蒂娜和两个外孙子，我也会娶奥唐瑟。这是第二种方法！最后一种方法最简单……”

男爵夫人抬起头，惶惶不安地看着老化妆品商人。

“巴黎是聚集了一切精英人才的城市，他们就像生长在法国土地上的野生树苗。这里有不少人才，他们无家可归；有无所不能的勇气，甚至能发财……嘿！这些单身汉……（您的仆人我当年就是其中

之一，而且还认得别人！……二十年前迪·蒂耶算什么东西？波皮诺又算什么东西？……这两个人都在比罗托老头的店铺里瞎混，除了发迹的念头什么本钱也没有。但在我看来出人头的想法是最好的资本！……金山银山吃得尽，志气吃不尽！……我以前有什么？就只有出人头的愿望，一股勇气。迪·蒂耶今天跟最有声望的人物平起平坐。波皮诺这小子是龙巴街上有钱的药品杂货店老板，变成了众议员，又当了部长……)就这么着！在巴黎，只有人称‘亡命之徒’的跑买卖的人、舞文弄墨或画画的人，才会娶个身无分文的漂亮姑娘，因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勇气。波皮诺先生娶比罗托小姐并没希望有半分钱的陪嫁。那些人全是疯子！他们相信爱情就像他们相信自己的福气和能力一样！……您去找一个精力充沛的男子，让他爱上您的女儿，他就会不看目前的境况而娶她的。您会承认，作为敌人我是够宽宏大度的，因为这个主意对我不利。”

“啊！克勒韦尔先生，如果您想成为我的朋友，那就放弃您的荒唐想法吧！……”

“荒唐？夫人，请您不要这样自轻自贱，您看看自己……我爱您，您会找我的！我希望有一日对于洛说：‘你夺走了我的若泽法；我夺得了你的老婆！……’这是一报还一报的古老法则！只要您不变成丑八怪，我就一定要实现自己的计划。我一定会成功的，我来告诉您为什么，”他一面摆正姿势，一面盯着男爵夫人说，“您碰不到一个老头儿，也碰不到一个年轻的多情男子，”他略停一刻后接着说道，“因为您非常爱您女儿，决不肯把她送给一个老流氓去糟蹋；而您这位于洛男爵夫人，帝国禁卫军精锐兵团中将司令官的弟媳同样不肯随随便便寻找一个精力充沛的男子；因为他可能是个普通的工人，像今天某个百万富翁在十年前只是个普通的机器匠，一个普通的监工，普通的作坊小工头。那么，当您眼见自己二十岁的女儿可能为您带来耻辱时，您一定会想：‘那还不如我自己蒙受耻辱呢，而且如果克勒韦尔先生肯替我保守秘密，我会给女儿赚到嫁妆，二十万法郎，同这恭顺的老商人依傍十年……克勒韦尔老头！……，我惹您讨厌，我说的话骨子里就不道德，对不对？可是如果您受着难以抵制的痛苦的煎熬，您会像所有爱女心切的女人一样想出理由来顺从我……是这样的！奥唐瑟的利益会让您把良知的屈从放在心上……”

“奥唐瑟还有个舅公。”

“谁？非谢老头？……他管好自己的事就蛮不错了。男爵还给他添麻烦，属于他的钱柜子早就全部给搜刮过了。”

“还有于洛伯爵……”

“嗨！夫人，您丈夫早已经把老将军剩的钱挥霍一空，他用这些钱去买家具装饰那歌女的房子。哎，难道您要让我毫无希望地走吗？”

“再见吧，先生。为我这种年纪的女人害相思病是很容易治好的。您会理解基督徒的观念。上帝保佑受难的人……”

男爵夫人站起身子逼得上尉只能告退，她重新把他领进了大客厅。

“难道漂亮的于洛夫人该住这样破烂的地方吗？”他指指一盏旧灯、一只镀金褪色的大吊灯和露出条筋的地毯，最后指着把这间白、红、金三色大客厅变成像一具帝国时代豪华节日遗骸的一大堆破烂说道。

“先生，所有这一切都反映出美德的光辉。我根本不想追求富丽堂皇的家具摆设，再把这种您归于我的美貌变成捕狼的陷阱，销金窟！”

上尉紧咬嘴唇，听出了刚才他咒骂若泽法贪得无厌的话。

“这样忠贞不渝为了谁？”他问道。

这时候男爵夫人已经把老化妆品商打发到了门口。

“为了一个浪荡鬼！……”他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百万富翁嘴脸补充了一句。

“先生，如果您说得有理，那么我的忠贞是值得褒奖的，就这样吧。”

她像摆脱一个纠缠不清的人一样匆匆对上尉行了个礼，把他留在门口，自己急忙回转身去，都来不及看他最后一次的装模作样。她把关上的门窗统统重新打开，竟没有觉察到克勒韦尔向她道别时的威胁手势。她步态高傲而庄重，就像罗马斗兽场里的殉难者。然而她已筋疲力竭，像一个快要生病的女人跌坐在蓝色小客厅的沙发上。她的两眼直盯着女儿和贝姨坐着叽叽喳喳闲聊的破旧凉亭。

从新婚一直到现在，男爵夫人像约瑟芬爱拿破仑一样爱着自己的丈夫，这是一种敬慕的、母性的、胆怯的爱情。如果说她不清楚克勒韦尔对她所说的细节，但是她完全知道二十年来于洛男爵多次对